

仁王點婿與法王招生

如石法師

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曾寫過一則耐人尋味的寓言，大意是說：

有個國王路見一位貧農，無緣無故就跟他說，要把公主下嫁給他。這個意外的喜訊來得太過突然，以至於農夫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受寵若驚的農夫冷靜下來左思右想，但仍百思不得其解。因此，他認定這項恩寵不可能真有其事，應該只是玩笑一場。果真自己接受了，而後來證明不過是惡作劇，那豈不成了國人的笑柄。想到這裡，農夫終於把心一橫，決定拒絕國王的好意。

根據《我的著作生涯》一書的分析，上則寓言應屬於齊克果後期「宗教救贖」的作品，其主要的寓意，在於勸勉世人相信耶穌基督的召喚，謙卑接受上帝所賜的恩寵，這樣就可從充滿原罪的凡俗，一躍而升登榮耀的天國。倘若對基督的信仰不力，我慢太強，寵辱若驚而拒絕上帝救贖的美意，那也只好繼續醉生夢死，荒謬一生了。

有人把基督教的天堂比擬為大乘淨土，把上帝的恩寵類比作彌陀本願。其實，這兩者的歧異是天差地遠的。大乘佛教基本上主張，生命的圓成有賴於「自覺覺他」；與強調「信則得救」的基督教義完全不同。其次，大乘行者響應十方佛國「招生」而往生淨土修學的理念，也迥異升天與天父同享榮耀的意義。不過，為了方便接引一類信行人入道，大乘佛教還是開展出強調信願的某些法門；日本淨土真宗的秀存（1788 - 1860），就說過一則類似上述寓言的妙喻：

例如男女雙方談論婚嫁，男方慷慨地說：「女家不必任何嫁妝。」但女方卻堅持有此必要，否則有損顏面；結果雙方鬧得不歡而散。假如女家歡喜接受男方的提議，就不至於節外生枝了。佛與眾生的關係也是如此。既然佛已開口邀請，你何不就這樣前往佛國呢？還不是因為有個愛面子的意志搖頭說：「儘管祂善意十足，但我總不能就這樣去見祂呀！我應該做些配得上奉召的事才行。」其實，這是傲慢在作祟，它已超出了佛對你的要求；而你以自尊和有限哲理所做的努力，都會障礙佛的慈悲流入心中。佛在向你招手，船正等著將你渡到彼岸，你唯一要做的事，就是立即跨上渡船。你何不順其自然，就這樣委身於佛的救度本願呢？

上述巧喻妙理，相信齊克果看了一定頗覺欣慰，因為它與前則寓言的寓意恰恰不謀而合。這種特重本願救度的淨土真宗，在日本曾一度開花結果，培養出少數如才市等令人刮目相看的「妙好人」。儘管如此，由於它理性的成分偏低，遠離了「依般若深見，修菩薩廣行」的大乘中道，所以較宜視為聊備一格的

法門特例，不堪用作人人可循的成佛坦途。

已故印老在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中指出，「原則地說，大乘是不離念佛與往生淨土的。」根據這個理念，廣義的念佛法門，除了以能強化菩提心的佛號或佛像為修止所緣外，還應擁有方廣的大乘胸襟與識見，立足阿含，胸懷般若，放眼華嚴；不僅取法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精神，更要仿效《摩訶般若》的菩薩行徑，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」，把菩提道向無盡的時空延伸，將菩薩行對無邊的眾生開放，生前勤行六度四攝，命終隨願往生十方淨土，伴諸聖學。選擇這樣一種既深又廣的修學方向，套用巴斯卡〈宗教賭注〉的妙喻來說，相當於在勝負機率相等的情況下，以有限賭本換取無限的賭利。如果下錯賭注，我們的夢幻一生其實毫無所失；如果選對了，那贏得的將是一條遍滿法界、含容十方的成佛大道。